联合国　S/PV.5156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一五六次会议

200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05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萨登贝格先生	（巴西）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巴利先生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贝宁	津苏先生
	中国	王光亚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法国	杜克洛先生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大岛先生
	菲律宾	巴哈先生
	罗马尼亚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希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芬德里克先生

议程项目

总结讨论安全理事会当月的工作

2005 年 3 月 18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05/188）

05-28806 (C)



上午 10 时 0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总结讨论安全理事会当月的工作

2005 年 3 月 18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05/188)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白俄罗斯、古巴、埃及、冈比亚、印度尼西亚、卢森堡、摩洛哥、巴基斯坦、卢旺达、索马里和突尼斯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上述国家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谨提请成员们注意文件 S/2005/188，其中载有 2005 年 3 月 18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的文本。

在此阶段，我愿就本次总结会议的目标、范围和程序作一些介绍。

今天，安全理事会是就安理会工作涉及非洲的方面举行总结会议的。在先前的磋商中，安理会成员一致认为，这应当是一次邀请非安理会成员参加的公开会议。我谨赞扬那些要求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团。巴西代表团以其国家的名义发给秘书长一封信（S/2005/188），作为此信的附件，列入了一份为我们现在将要进行的讨论提供信息的背景文件。

多年来，非洲的国家间冲突和国内冲突一直需要安全理事会根据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给予关注和介入。安理会这些年对每一具体问题的反应各有不同，若干最佳做法和所汲取的教训已纳入到安理会的通常做法。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使若干局势得了到解决，有些情况又重新爆发了冲突。安理会目前确定的任务规定大大得益于过去的这些经验。

安全理事会对工作、方法和程序的评估，应该是一种不断的进程。我们今天举行总结会议，应该提供一次机会，让我们能够讨论这一进程是如何反映在安理会解决非洲问题的日常工作中的。

安理会在 3 月份就非洲问题通过了 5 项决议。安理会印发并审议了若干报告，超过 10 份报告。举行了 20 多次同非洲不同国家局势有关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

本次总结会议不应成为一次再次讨论非洲具体局势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应成为一次关于机制的辩论，辩论应能够以过去关于安理会目前议程及其工作方法的讨论为基础。

关于这一总结会议相关的程序方面的问题，安理会商定，安理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发言时应每隔 3 个发言者轮换一次。次序是通过抽签决定的。我们鼓励发言简洁和重点突出，不超过规定的 5 分钟。请发言篇幅长的代表团散发书面的发言稿，在会议厅发言时使用压缩的版本。

莫措克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罗马尼亚赞成卢森堡代表随后不久将要代表欧洲联盟所作发言，因此，我在这里仅做几点具体的评论。

我们欢迎巴西主席决定举行总结会议，作为评估安全理事会本月的工作一种细节安排，将重点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事实上，安理会本月的工作方案体现了安全理事会处理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所涉及的非洲方面。

将近 2000 年前，古罗马学者普利尼和埃尔德写道，“非洲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主要是从冷战结束以来，从安理会的角度而言，非洲发生的事情不断使得非洲大陆出现新的和复杂的局面。已崩溃和正陷于崩溃的国家的存在，因土地和分水而导致种族和宗教不合，加上极端的贫困，都导致了内部的崩溃和社会结构遭到破坏。正如非洲的谚语讲的，“战鼓声就是挨饿的声音”。

大量的跨国界问题使非洲冲突格局进一步复杂化。那些作为雇佣兵的武装团伙拥兵自重，在西非或大湖区的边界上跨来跨去形同家常便饭。非洲很多地方存在着武器的非法买卖，例如刚才提到的非洲之角的两个地方，既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也成立权力的一种工具，常常补充了崩溃的国家结构和机构留下的空白。

另一方面，在世界上，非洲出现大量的冲突局势，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面对非洲冲突这一繁重的议程，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坐视不救和不管。安理会迄今为止从政治和物质上动员国际社会在非洲作了巨大的投入，这也是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罗马尼亚作为被选出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对此也作出了努力，这也是出于罗马尼亚同很多非洲国家的良好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建筑在人的成分上，因为数千非洲人几年来在罗马尼亚的大学里学习过。

在安理会处理非洲问题所使用的“工具箱”里，现有工具的数目有所增加，从质的方面说也更多样化。通过这些工具，在增进投入到非洲大陆的预防冲突、冲突管理和冲突后重建方面的政治和外交努力的效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

首先，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多数是在非洲，目前有 8 个。2004 年，非洲的维和活动继续发展，建立了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和联合国布隆迪行动，2005 年，又增加了联合国苏丹特派团。今天，世界上大量数维和部队集中在非洲，这说明非洲大陆已决定选择这种极其重要的联合国参与在世界上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方式的抉择。

安理会规定了由民事、军事和民警 3 部分组成的更加多层面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罗马尼亚向若干联合国非洲特派团派出了部队和民警人员，包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合国布隆迪行动、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和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罗马尼亚支持这种确保让非洲的维和行动取得成功的务实做法。

另一方面，正如科特迪瓦特派团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所显示的，有必要经常调整对任务规定和军力，以便提高特派团的效率。在这方面，我们具有安理会适应地面局势并对之作出反应的能力。同样，从一开始就对需要作出可靠的预测，这样做将有助于各特派团更快实现目标。

维和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若干具体手段之间应相辅相成，这种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安全理事会支持秘书长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使的任命，因此，他肩负着多重的任务。

第二，安全理事会派驻非洲的特派团更清楚地显示出安理会对参与解决非洲大陆的危机和冲突的关注。安理会打算在非洲组建几个特派团。这将传达一种有力的信息，即：安理会继续关注非洲问题。在预防冲突、冲突管理和解决冲突方面，这些特派团在实地将取得何种成果，应该是筹备这些特派团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第三，我国代表团要专门提及一种有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处理严重的非洲问题的具体的内部工具，即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参照贝宁代表团提出的草案，很快于今年通过该工作组的方案。贝宁代表团是工作组的现任主席。我们确信他们能够促进工作组的行动。

同时，罗马尼亚认为，通过更多地利用秘书长非洲特别任务特别顾问、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或

秘书长西非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的能力，可以增强安理会在非洲问题上的决策的作用。

不充分考虑非洲冲突的区域层面，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积极合作和支持下来设计和实施预防措施和有效的冲突管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参与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苏丹是这方面的最新的例子，反映了区域组织——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特别是欧洲联盟——的参与，以及与联合国进行的合作。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当选成员，罗马尼亚一直强烈主张对多层面的苏丹问题采取全面做法。

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内采取的新措施，以加强它的管理危机能力并加强与联合国、分区域组织和与非非洲合作伙伴，例如欧洲联盟和八国集团的协调。可以把非洲主管自己事务和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作为最大限度地利用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投资的起协同增效作用的纲领。

2004 年 7 月罗马尼亚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发起的主题辩论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进一步了解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在冲突后稳定方面进行合作的具体非洲经验。我们准备于我们在今年十月第二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继续就这个主题采取后续行动。在这个背景下，罗马尼亚特别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他的报告“大自由”（A/59/2005）中提出的讲求实际的建议。我们准备与安理会成员，以及本组织其他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使这些建议化为通过协商一致意见形成的一个决策框架。

最后，显然，如果分别地采取这些做法，其作用可能继续是微弱的。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欢迎巴西代表团在为本次会议拟定的非正式文件中提出的做法。我们确实应谋求加强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而投入的资源的全面有效性，这意味着采取一种整体性的做法。就像另一个非洲习语所说的那样，“一只脚踏不出一条路”。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赞扬你发起把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3 月工作的这个总结会用于讨论非洲问题。

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是，几年来，非洲问题在安理会每月的审议工作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现在正在结束的这个月也不例外；它充分地反映了国际社会为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而作出的努力。确实，从最早到最近的影响非洲大陆的多达八个冲突成为安理会审议的问题。同样，我想指出，联合国在该大陆的八个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六个，包括最近建立的苏丹特派团，以及几内亚比绍的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和索马里政治事务处都因这种评价工作而受益。

在此，我们应回顾，非洲在本组织的全部维持和平行动中占一半，部署在非洲的军事和警察人员数目最大——在77 000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中占将近61 000人——其所占财务费用也与此相当。这意味着，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安排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处理与谋求增加国际社会在该大陆的行动的有效性有关的多种问题。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想发表以下看法。

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部署维持和平行动是一个重要阶段，但这种行动本身不能保证最终目标的成功，这个目标就是持久和平。人们普遍承认，为了取得成功，那些行动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计划，以处理一场冲突的军事方面的后果：其军事层面——停火、解除武装、复原——及其人的层面——重返社会、重新适应、重新定居，或对跨界冲突来说，遣返；但同时也需要处理冲突的根源问题，这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在所有有关社会组群之间公平分享政治权力。最后，必须有一个加强和平的方案，这个方案在机构、社会和发展等方面应是切实可行的。

安全理事会本月审议的局势表明，所采取的所有国际行动都是为了支持这种路径图。我首先想到的是以下协定：解决苏丹南部冲突的《奈瓦沙协定》、布隆迪的《阿鲁沙协定》、利比里亚的《阿克拉协定》、科特迪瓦的《利纳-马库锡协定》和《阿克拉协定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协定》和其后的各项协定，

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阿尔及尔协定》——当然这些协定的性质各不相同。我想补充说，在多数的这些局势中，联合国的行动受益于以一个基本上充分的制裁制度为基础的一项强有力的多层面任务规定。但是，就像一些历时最久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无限延期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似乎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解决冲突的关键因素继续是冲突各方有确定无疑的政治决心遵守其承诺以及有必要在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

虽然《宪章》为安全理事会规定了强制性执行措施，使它能够对付冲突的一方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但如果在冲突各方之间存在不信任，安理会就无法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行调解。在我们在三月不得不处理的非洲冲突中，这种调解仍然几乎纯粹是区域和分区域性质的。在这方面，我向以下各方作出的以下贡献表示应得的敬意：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成员国最近在苏丹南部和索马里争取和平的努力中取得的成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西非作出的不知疲倦的努力。我还对非洲联盟现任主席奥巴桑乔总统参与解决达尔富尔的冲突以及姆贝基总统在象牙海岸各方之间进行挽救了局势的调解表示特别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人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决心也正在往往是成功地对非洲人自己解决该大陆的问题作出贡献。

这使我进一步谈到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非盟）在《宪章》第八章的安排的框架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性通过目前正在出现的集体安全制度的创新概念而变得日益明显。

考虑到维持和平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大幅度增加以及非洲在管理和解决该大陆的冲突方面承担其责任的坚定决心——阿尔及利亚现在更加重视这种责任的作用和不可否认的有效性—— 阿尔及利亚认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关系现在必须在一个体制框架内发展，这种框架应最终使集体安全制度有一个拥有进行外交和军事干预的充分资源的真正的区域基石。非洲联盟通过成立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以及通过建立一支常备部队而为此做了准备。

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呼吁把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体制化，同时我们要强调肯定非洲联盟特派团在有限资源范围内对稳定达尔富尔局势所作的宝贵贡献。

最后，我要提到索马里这个具体例子——它正期待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支持恢复后的国家共识。我还要提到正在摆脱冲突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几内亚比绍的情况。几内亚比绍正期待我们在建设和平方面采取果断行动。我们一道展开的改革努力的最终信誉取决于此。

洛伊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我们赞赏有这个机会来反思安全理事会工作中涉及的非洲问题。

我要表示赞成卢森堡常驻代表稍后将代表欧洲联盟而作的发言。

非洲和平与安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众多的。我们在建设和平努力中，经历过成功与失败——但多数是成功的。然而，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们必须不断寻找办法和途径来改进实现非洲持久和平的国际努力。

在此背景下，我要简要地谈谈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行动领域。

安全理事会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应该得到更进一步发展。这方面已有所进展。我们欢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实际合作的加强，非洲派往苏丹和布隆迪的特派团的情况就是一个说明。

丹麦坚信，非洲在处理冲突方面的自由责任感和参与，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和鼓励。安理会应该探讨如何最妥善地支持正在开展的建立非洲安全构架的努力，而且应该与非洲联盟和各区域组织开展密切合作，促进合作的办法与途径。这不应被错误地解释为我们想从非洲大陆各种问题脱身的一种方式，正相反，它应证明我们坚信非洲需要自己拿出的办法来解

决它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联合国与非洲组织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实现公平的分工。

我要指出，丹麦不仅通过欧洲联盟，而且也通过大量的双边援助，为加强非洲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能力作了积极贡献。丹麦通过它的非洲和平方案为能力建设提供了 4 000 万美元。

在冲突后阶段，立即开展建设和平努力对于实现稳定以及为长期重建与发展奠定牢固基础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有必要采取更全面的办法，建立更好的连贯性。在体制建设、民主、人权、法制和善政方面开展的努力以及裁军、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制定，是极其重要的。

使公共体制发挥作用，以保障法制，为公众提供安全和基本福祉，是一项长期努力，但它对于处理冲突和建设和平的目标来说极其重要。无论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何种机制，我们需要对付的挑战是确保所有利益有关者都能参与进来。其中包括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捐助者。汇集资源和实施共同建设和平战略必须是我们的目标。

秘书长在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A/59/2005）中，建议设立一个政府间建设和平委员会。丹麦坚决支持这一建议。

非洲一些地区的冲突模式是区域性质的。在建设和平努力中，必须顾及这一区域性质。安理会必须与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的其他方面一道，在采取联合与综合行动的总体次区域框架内制定对付冲突的办法。持久和平的建立是复杂的，需要有一个全面和包含各方面的办法。

联合国各特派团之间的合作是在意识到冲突的区域性质情况下采取全面因应办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强烈认为，现在仍可以作更多的工作，在联合国驻西非和中非各特派团中联合力量，汇集资源，以便更好地处理跨界问题。我们可通过责成和平行动机构参与监测与执行制裁来加强努力，制止制裁破坏者、富有的士兵和雇佣兵跨界活动，将其致命的行当从一国带到另一国。这一努力可包括联合进行跨界管制。进一步分享资源能够把我们的能力腾出来，以便从事其他迫切的任务，并为实现规模经济留下余地。我们认识到所牵涉的实际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因这些问题而束手无策，而应该激发新的建设性思维。

最后，建设和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我们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建设和平努力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但是我们必须为它出力，悉心地保护它，最终便能收取成功的果实。我们必须作长期投入。急功近利、过早抽身以及缺乏解决根源的意愿，都可能导致冲突的复发，导致最初的投资血本无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发言。

本努纳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本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将安全理事会工作中涉及的非洲问题作为这次辩论的主题。你这样做是你本人和贵国的荣誉。但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清楚知道巴西这个与非洲文化与文明如此接近的国家对非洲大陆事业的投入。非洲大陆曾遭受过殖民主义和奴役的祸害，而且大国无视有关国家人民的族裔、历史或文化完整，将非洲大陆瓜分，划入彼此势力范围。

这段令人痛苦的历史在 1960 年代才结束，那尤其要归功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段历史产生的后果是，非洲被拖入许多自相残杀的冲突，很容易遭受新的掠夺者之害。在那些掠夺者中，既有贩运武器的人，也有贩运重要自然资源和宝石——臭名昭著、沾满血迹的钻石——的人。

非洲被国家间冲突和内战所割裂和破坏。在那里，破坏性的大流行病四处蔓延，其程度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我所指的不仅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我们也不能忘记疟疾这个每年夺走数百万非洲人生命的疾病，其所导致的结果是，非洲大陆的预期寿命是世界最短的。在各行各业，包括教师在内，整个行业都有大批人由于这一疾病而丧生。

所以，安理会的大部分工作同非洲有关以及非洲获得分配给维持和平的大部分资源这一事实，显然反映出该大陆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和规模，并表现出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动员程度和统一。

安理会加强了它在受影响区域的维持和平任务，定期完善其任务规定，以便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扑灭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全境肆虐的火焰，制止内战的危险进程，以防止对人类的犯罪和灭绝种族的重演，从而把各方分隔开来直至实现持久的和平解决，使一国的所有儿女们都能够权利平等地参加该国的发展。同科特迪瓦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希望，那里正在展开的调解进程将很快产生不可逆转的积极成果。

丹麦代表刚才指出，安理会意识到像西非洲这种单一次区域冲突之间的联系。安理会在达尔富尔设立了一个区域办事处，以协调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当地的工作。这种次区域做法的采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大湖区次区域要走的道路仍然漫长和艰难，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危机与其大多数邻国有联系，该国面积同欧洲相等，拥有丰富的资源。安理会正采取行动，加强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同时，它并未忽视次区域层面或邻国问题的解决，这是寻求迅速化解刚果危机的关键，是我们大家的殷切希望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安理会历次特派团在当地观察它近年来所作努力的成果。

在次区域一级，为了帮助马诺河次区域各兄弟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同秘书长合作，本着 2002 年 2 月拉巴特首脑会议的精神，展开了调解努力，以便这些国家能够展开对话与合作，从而像人们指出的那样，避免来自任何方向的越界侵扰并处理雇佣军的问题。

摩洛哥王国为促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国同我们十分密切，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危机发生时——在 1960 年的冷战的高峰期间，当时我们自己刚刚获得独立——是向刚果境内的维持和平部队提供部队的第一批国家之一。今天，我们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非常动乱的东部地区提供我们的支持，以便它能够恢复稳定并在非洲该地区发挥其重要作用。

我们在联合国处于面对索马里危机的非常困难的情况时，也出现在那里。我们最近还在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稳定科特迪瓦的局势并帮助该国恢复和平进程的时候，响应安理会的呼吁，该国一直是西非洲次区域的指路明灯，我们长期以来、甚至在成立当今的国家和欧洲殖民之前，就同其享有兄弟般的纽带。

我们都能够对安理会在另一个数十年来受到兄弟残杀式冲突摧残的兄弟国家苏丹展开的和平努力感到非常自豪。去年，安理会在肯尼亚开会，确保各方承诺实现和平并重建一个它们能够实现其充分发展和指导自己事务的社会，同时促进整个国家的安全与繁荣。自那时起，安理会实现了这一目标，双方在安理会会议厅中得到接待。在《和平协定》缔结之后，安理会立即决定扩大这一和平，派遣了一支获强大的维持和平部队并确保大力财政支持。

我们希望，在目睹了对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大屠杀之后，达尔富尔地区将会实现和平，而肇事者——我作为一名律师表示，至少是那些对其提出确凿的指控的人——将被绳之以法。

然而，安理会不仅扑灭了火焰并帮助很多方面走上和平道路。例如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它还采取行动使昔日的战斗人员重返公民和政治社会，重新建立法治并推动向真正和平的过渡。

在这方面，可以毫不过于乐观地指出：该大陆正出现某种积极的事态发展，非洲已经取得实际的进展，通过透明和公正的选举，并通过建立法治及加强人权和司法独立而走向善政。

好消息不仅如此。政治权力易手，新的精英掌权：这些都是非洲各个社会恢复健全的迹象。

国际社会必须支持这些努力，帮助非洲收复失地，以便能够在 2015 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相信将在今年 9 月的首脑会议上取得实际进展。我

们借此机会欢迎发达国家做出的所有认捐——我不会在此引述而使它们感到窘迫，因为其中一些国家在安理会中就坐——因而非洲将在9月的首脑会议上受益于一次会有助于解救它的推进。

主席先生，贵国也同其他国家合作，为该大厦添加了重要的砖瓦，努力消除饥饿——贵国总统提出的“零饥饿”建议——并寻找延续的发展资金。这些努力今天仍在继续。

最后，我要以乐观的语调结束，此时改革之风吹遍这一玻璃大厦。我们希望改革将会方向正确，以免削弱其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国政府、我个人及巴西讲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齐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在安理会主席任期即将结束之时主动召开本次会议表示赞赏。这表明你十分关心透明度问题并愿意同安理会所有成员一起有效工作，履行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

主席先生，你选择“安全理事会工作中的非洲层面”为议题充分表明，有必要对安理会处理非洲问题时的表现进行客观审议。这个事实，加上你同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派遣国举行的 会议，表明你和安理会非常关心遵循透明度和问责制规则，也非常关心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它主要机构的责任。在一个依《联合国宪章》规定达到理想效率和保持其任务必要平衡的框架内，这种做法应使其业绩得到改善。

对安理会本月讨论的问题及其处理问题措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埃及代表团要在本次简短发言中集中阐述的重要层面。

首先，安全理事会应该加紧努力理解非洲大陆冲突的复杂因素，更加重视处理这些冲突的根源，避免用基于历史原因或政治关系的狭隘观点看问题。安理会应顾及社会经济、文化和种族层面，视其为努力解决非洲大陆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处理那里的各种问题时发挥作用。安理会还应加强区域会议，同时设法更好地理解非洲各种立场的复杂性。这一点特别切合实际，因为自从成立非洲联盟以来，非洲在促进发挥这种作用，进行涵盖所有政治、安全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综合努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三，安理会必须在一个更加综合的框架内发挥其作用，其中包括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处、联合国机构及其专门机构。安理会应该顾及必要的分期办法，在有序连贯的框架内首先采取预防措施，进而管理冲突，最后和平解决争端和进行冲突后建设和平。安理会应该通过实地访问和在联合国总部以外地点举行决策会议，加强这一办法。在最近成功召开内罗毕会议后，这一点特别明显。

第四、安理会应该——根据商定的制衡办法——通过努力使非洲大陆实现和平，提高维持和平行动的机会。在这方面，安理会已通过决议建立苏丹维持和平部队，这是一个良好的主动行动，力求帮助这个兄弟国家克服目前痛苦的冲突阶段。这也适用于安理会对索马里面临的安全挑战的讨论，鉴于索马里人自己已经取得进展，支持那里的民族和解是安理会应该建立的另一个里程碑。此外，安理会还应审议西部非洲的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和中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的冲突——这是一个总括性观点，符合这些区域冲突和其它冲突的性质。

埃及强调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在这些区域作出努力，包括更多地参与那里的维持和平行动，维持苏丹和平就是最近的一项行动。

最后，我必须在发言最后强调，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它主要机构和专门机构必须——甚至势必——促进非洲联盟在处理非洲问题，包括在合作和伙伴关系气氛下解决非洲冲突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利用本

次一般性辩论制定综合构想，使我们得以在一个保证从各项旨在加强安理会今后处理非洲问题的各项提议和构想中获益的框架内，处理非洲冲突的根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发言。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和干练的巴西工作人员娴熟指导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工作。我还要就贝宁上个月出色担任主席向阿德奇大使表示祝贺，并事先最良好地祝愿中国的王大使下个月成功担任主席。

不幸的是，非洲有必要成为安全理事会的重大关切。主席先生，我们对你为促进今天的讨论而分发的很有见解的背景文件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在 2003 年 5 月担任主席期间，曾就非洲冲突、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机制问题召开总结会。2004 年 5 月，巴基斯坦又就复杂危机和联合国回应问题组织专题辩论。两次会议的讨论情况都做了归纳，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我相信，今天会议提出的构想和新提议将补充安理会已经拥有的庞大信息库。

令人鼓舞的是，安全理事会不断调整其办法，以适应非洲的问题。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局势都是复杂的危机，其安全、政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盘根错节。虽然有些局势涉及外部干涉，具有跨界或区域影响，但许多局势也是内部冲突——即武装叛乱或内战。

为了预防冲突和避免死灰复燃，必须处理各种根源。这个清单冗长繁杂，但贫穷和欠发达似乎无所不在。我们过去说过，正是贫穷和匮乏的政治——或用南非副外长的话说，争夺资源的斗争——造成了大多数非洲的问题。

安理会对维持和平的冲突管理阶段的反应是相当好的。联合国多层面的维持和平行动符合复杂局势的特定需要，集中了军事和一系列民用领域中的资源。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非洲各地许多其他特派团目前正在效仿它的经验。巴基斯坦骄傲地参加了所有这些维持和平行动。

我谨指出，出于目前的某些考虑并且为了发挥效力，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在复杂危机中的维和行动，必须有良好的构思和良好的规划，要有胜任的管理。必须向其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规定一个发挥广泛职能的有力的授权、明确的部署和接战规则。这特别适用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它的部队正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活动。他们曾遭受伤亡并参加激烈的战斗。联刚特派团及其部队需要得到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的充分支持。

安全理事会刚刚授权建立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我们欢迎这项决定，我们希望该决定将促进这一伟大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稳定。除了其他复杂因素之外，考虑到它的活动范围和期限，联苏特派团将面临重大挑战。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认真考虑，联合国的一个合作性和平行动是否同制裁政策相称。

由于问题的交叉性质和全面解决方法的可取性，区域或次区域方法的必要性也已得到承认。增加相邻维持和平行动之间的交往和协调是受欢迎的。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和几个次区域组织之间日益增加的合作也使我们感到鼓舞。和谐与协调的政策提高了安全理事会决定和行动的效力。

在区域方法方面，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也应当以更加连贯的方式注重非洲之角，就象它在西非和中部非洲所做的那样。

我们必须提到这方面另一个试点案例：索马里；该国多年来尽管被放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但却未能获得它极其需要并且只有联合国能够提供的那种政治支持。特别是，索马里和平进程最近的进展提供了应当充分抓住的又一次机会。索马里的努力和非洲联盟以及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努力必须获得联合国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欣见秘书长打算任命一位特别代表，领导联合国在索马里经过扩大的作用。安理会也应当在这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冲突后局势方面，管理从冲突向长期发展过渡以及预防冲突的死灰复燃，也在联合国获得更大的关注。对和平与发展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认识也为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协调打开了机会之窗。我们希望这一关系在机构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尽管塞拉利昂是维持和平的成功的例子，我们认为，几内亚比绍可以成为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共同努力进行和平建设的一个参照点或试点案例。我们知道，为了确保这一共同努力的成功仍然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因为，在和平建设中，除其他问题外，关键挑战仍然是动员持续和充分的国际支助，包括资金和资源。

今天对安全理事会工作中非洲层面的讨论，突出了作出全系统反应的必要性，其基础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之间的更大协调和协同作用。在这方面，关于成立一个和平建设委员会的建议在联合国广大会员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在其针对具体国家的行动中，拟议的委员会将需要接受巴基斯坦关于特设混合委员会的概念。

尽管需要确定该建议的几个方面，我们感到，这一想法为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提倡真正全面的方法提供了实际的机会。它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填补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之间差距的机制。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当注重冲突的所有阶段。它应当成为国际社会早日参与面临冲突危险的局势的机制。可以酌情在委员会范筹内使用斡旋和其他和平解决以及预防冲突的机制。它应当提倡发展，作为预防冲突的最佳手段，并且应当处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以避免冲突。

在有关政府的同意下，可以在冲突现阶段提供援助：在治理、经济和社会复苏、人权和人道主义领域中。这样，整个联合国能够共同参与解决和克服非洲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在第二十一世纪的伊始面临的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马约拉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阿根廷代表团谨向巴西代表团表示祝贺并感谢它提出今天的议题。我们认为，考虑到国际议程上非洲项目的数量和重要性以及国际社会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选择有关非洲层面的议题是极其适当的。本次会议使我们有机会回顾安全理事会对非洲议题的审议，并重新审查这些冲突共有的问题和特点。

我们认为，今天的辩论应当提供一次机会，指出整个联合国，而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必须以综合方法处理非洲冲突，要以协调的方式不仅考虑到重要的安全层面，而且也考虑到同样重要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层面。

有些冲突长期列在安理会议程上，这些冲突存在许多层面的问题，反复重演，这应该促使我们采取更有创意和能够包容更多方面的做法。在许多情形中，使某场特定冲突恶化或者甚至引起这场冲突的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一直存在，在武装冲突似乎即将得到解决之际，这些条件又全部重新出现。

我们认识到，根据《宪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肩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责任，如果不在进行这些努力的同时，在冲突后阶段或者甚至在危机缓解阶段开展活动，建筑防止这种冲突再现的防护墙，就不可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责任。我们认为，除其他事项外，这种防护墙应该包括在发展与重建、人权、法治和民主等领域采取切实步骤。

无论是在安理会还是在整个系统，关注许多冲突、特别是非洲冲突的多面性并不是新的创举。已经建立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安理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了负责审议具体国家冲突后阶段局势的并行小组，在在明确显示，我们认识到许多冲突的多层面问题。

同样，将各层面问题纳入安理会设立的维持和平特派团也不是新的创举。在过去三年里，综合特派团概念提供了一种工具，其人道主义成分加强了其军事部分。非洲的各维持和平特派团显示，已经切实地落实了这种做法。安理会在保护平民以及武装冲突中妇女与儿童状况等领域开展的工作也证明，安理会已经将新层面纳入其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但是，虽然采取了所有这些举措，非洲某些冲突却一再重现，这似乎显示，迄今作出的努力还不够，我们必须作出更大努力，采取新的步骤，使我们能够综合处理各冲突，以巩固得来不易的和平。

在人道主义方面，联合国系统一直在进行关于从援助向发展过渡问题的重要辩论。同样，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建立新的机构、综合处理摆脱冲突国家局势的时候了。

在讨论这种机制时，安全理事会具有关键作用，必须强调这种作用，必须铭记，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框架，则几乎不可能在发展与重建、人权、法治、民主和保护自然资源等重要领域采取基本步骤。

在这方面，题为“大自由”的秘书长报告提议设立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个提议可以成为讨论一个新机制的坚实基础，在这个时刻，这样一个机制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认为，这个机制必须在体制上具有适当的授权和能力，这样，这个提议才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冲突后早期阶段，安全理事会必须能够在全系统依赖各基金和方案提供足够的协助，在资金方面，它必须能够依赖有效和灵活的筹资机制，从而可以随时监测资源的使用情况。

王光亚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感谢你举行今天的会议，并祝贺巴西代表团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本月的工作。

非洲问题向来是安理会工作的重头戏。安理会本月对索马里、布隆迪、埃厄、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及刚果（金）等一系列非洲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安理会在上周一致通过了第 1590（2005)号决议，决定在苏丹南部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这再次显示了安理会对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的重视和投入。

近年来，非洲局势发生了一些令人欣慰的积极进展，一些旷日持久的冲突逐渐平息。但正如秘书长在其向联大提交的综合报告所述，非洲大部分地区继续遭受着武装冲突、贫穷和疾病的折磨。全球有 2460 万流离失所者，而非洲就占了整整一半。在履行自己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时，安理会应尤其认真关注非洲问题，给予特殊重视。

第一，安理会应全力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问题的关注，推动各成员拿出更多的政治意愿和资源投入。

第二，应继续将非洲问题置于议程的优先地位，同时进一步发挥非盟、非洲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作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加强彼此之间的实地协调与合作，帮助其加强能力建设。

第三，安理会应综合考虑解决非洲问题的有效途径，加强维和行动和特派团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的协调，形成合力，避免资源浪费。

第四，安理会应更加重视有关国家冲突后重建问题。秘书长报告提出设立重建和平委员会，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安理会可在今后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

总之，我们认为安理会可以不断总结审议非洲问题的经验，以改进工作，使有关决策更适合非洲国家的实际需要，扎扎实实地为帮助解决非洲冲突做些贡献。

Oshima 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主动召开这次重要和及时的会议，

总结贵国担任主席期间的工作，与此同时，我祝贺你有效地处理了安理会本月的事务。

不幸的是，同非洲相关的问题继续是安全理事会关注的问题，联合国大多数维和人员和财力用于非洲，就说明了这一点。安理会本月的工作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本次会议必须集中讨论安理会如何能够有效和高效地解决与非洲相关的问题，同时铭记区域的看法和具体冲突和局势的各个方面。我想就这个方面简要谈一谈。

首先，我们指出过，作为解决要求安理会必须处理的很多与非洲相关的问题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应该强调和支持非洲所有权的概念。让我们感到鼓舞的是，非洲所有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非洲人自己接受，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例如，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清楚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若干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局势中，例如，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关于苏丹北南和谈的倡议、非洲联盟达尔富尔特派团、非洲联盟对于科特迪瓦的参与，特别是通过姆贝基总统的调解努力的参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于多哥局势的努力等等。

这种情况值得欢迎，不仅应给予鼓励，国际社会也应尽可能地给予支持，给予道义、政治以至财政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应设法建立联合国与主要非洲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更密切的实际工作关系和体制上的联系。

在这方面，上周通过的关于苏丹问题的第 1590（2005）号决议是最新的良好榜样。决议要求秘书长就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如何能够通过对非洲联盟特派团提供适当援助加强促进达尔富尔和平的努力提出报告。我们非常关注地期待着秘书长的报告，并准备积极参与今后几周安理会的讨论。

此外，我们理解非洲联盟正在探讨是否可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和平进程派出部队的可能性。如何能够实现，这将是加强非洲所有权感的又一倡议。我们希望安理会和非洲联盟能够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使非洲联盟能够在需要时在必要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在解决非洲面临的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有必要增进部署在非洲的联合国特派团之间的增效作用与合作。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非洲同一分区域部署的各维和行动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有了加强，例如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联合国布隆迪行动开展了边界上的协作巡逻，并为解决共同的问题举行特派团定期高级会晤。在西非，该分区域部署的几个联合国特派团实行了通过特派团之间的协调机制合用资产和物质的做法。

非洲这种特派团间的联系应该进一步加强，我们希望能够对分区域部署的各和平特派团所运用的各种行动概念进行系统的审查。我国代表团在本周初讨论科特迪瓦局势时举行的公开会议上提到过这一建议（见 S/PV.5152）。类似的特派团间的联系也可以予以探讨，例如在塞拉利昂。今后几个月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撤出时，就可能需要作出让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部署在利比里亚西部边界的安排，以便作为一种安全上的应急性措施。有了进一步的整合和特派团之间的增效作用，就有可能灵活和更有效地使用各部署特派团的业务资产和资源，对所有方面都有利，也有可能节省各特派团的费用。

就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联合国布隆迪特派团等其他分区域的特派团的运作而言，秘书长 2005 年 3 月 2 日关于西非各特派团间的合作问题的报告（S/2005/135）提出的建议也应予以探讨。我们鼓励秘书处同向这些特派团的部队派遣国合作，一道探讨这一可能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表达的友好之辞。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赞成不久后卢森堡代表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托尼·布莱尔最近指出，非洲是世界良知的一个疤痕。非洲的贫困和落后，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联合王国认为，非洲不仅仅需要安理会作出反应，也需要整个联合国、需要非洲和我们所有人都作出反应。

好的消息是，非洲本身正在建立处理自己问题的坚实基础；最近在经济增长和施政方面的改善反映了这一点。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等概念的努力和非洲各分区域组织所做的工作。

但我认为，要解决非洲的大量问题，办法有以下几个。应该有施政建设和能力建设，但也应有和平和安全，这样我们才能解决冲突所涉及的所有方面。重要的是，必须在人、保健、教育和卫生方面作出足够的投入。我们应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等疾病，也应解决今年一年就将导致 30 万儿童死亡的麻疹等这样的简单的疾病。我们应确保我们为增长和减贫提供各种办法，确保实现贸易的自由化。秘书长报告（A/59/2005）敦促我们所有国家为所有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没有配额的准入，欧洲联盟已经这样做了。贸易自由化和公平贸易是它的核心。我们应提供投入，也就是提供手段，以确保非洲人能够利用非洲的资源为非洲人造福。非洲委员会题为“我们的共同利益”的报告，比我更雄辩地说明了这一解决办法。报告是对我们目前现状、对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以及特别是今后的可能性的开诚布公的评价。

非洲的好消息是，2005 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们各国的大聚会——今年 9 月的高级别会议——有可能给非洲带来比其他各个大洲都要多的好处，这种结果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的希望是秘书长提出的一揽子解决办法能够给我们所有国家都带来好处和优势，希望报告的落实能够对整个联合国都有帮助。但非洲对于这次首脑会议以及对于今年七国集团/八国集团进程取得成功的关注突出说明，我们为什么今年必须要真正使非洲的局势得到改善。作为当前七国集团的主席，联合王国将非洲作为七国集团的两个重点领域之一。

我要谈谈要我认为在非洲进行成功的干预所需要的那些条件。首先，政策需要协调一致：我们应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否是冲突、经济发展、体制建设、民主、建设和平的全部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进程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建设和平委员会是我们取得进展的一种值得欢迎的新手段，但显然，我们需要协调统一的政策。

第二，我们需要在整个联合国大家庭采取干预行动时实现协调。在我们在实地提供联合国的服务时，必须避免重复，所采取的做法必须能够对联合国的总体努力起彼此加强的作用。

第三，这种努力必须与非洲人，非洲联盟、区域组织以及所有其他国际活动者——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双边捐助者或任何其他人——所正在作出的其他努力彼此协调。我们需要在我们之间进行比现在大得多的协调。在我们所有人为干预而作准备时，我们需要考虑到非洲内部的区域方面问题，以免我们当在一个国家中做一件事时，不会无意地给另一个国家带来没有预见到的有害后果。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区域基础上发挥协同增效作用，确保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在我看来，起推动作用和主导作用的当然必须是非洲人，在某个国家的局势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这个有关国家，而我们其他人必须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昨天就几内亚比绍问题进行的讨论正好表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以联合的方式这样做，以便充分利用非洲正在出现的积极情况和今年的机会。我们还需要确保，这不仅是本安理会的责任，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集体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意地扩大了我的发言内容。安全理事会应起关键作用，但并不排斥其他方面的作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起一部分作用。

杜克洛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同意卢森堡大使将代表欧洲联盟作的发言。

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您发起组织今天的关于非洲问题的辩论。我们出于三种理由欢迎这个行动。

第一，安理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非洲问题上。我们本月就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布隆迪、索马里和苏丹的问题举行的讨论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这些国家作出了重要的决定，并预期在明天作出又一个决定。三月的情况也适用于今年的其他月份。我不得不多少有些悲哀地说，我们当然希望安全理事会不必要如此频繁地处理继续困扰这个幅员广阔的和友好的大陆的各种危机。

第二，安全理事会和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在发展。非洲人今天正在掌握自己的命运。非洲联盟现在是解决该大陆的危机的一个必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对这种情况感到满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等区域组织也是如此。

因此，本安理会和那些组织进行密切合作是非常适当的和可取的。法国深信，这种合作是有效性的保障。安理会在两天前注意到南非在科特迪瓦危机中进行的调解时证明了这一点。在安全理事会对发展局作出的出色努力给予全力支持时，这一点也得到证明。自然，必须在尊重各方的权限的情况下进行所有此类合作。

第三，安理会在非洲建立了很多维持和平行动。今天，部署在全世界的 65 000 名蓝盔人员中的多数人在非洲。因此，安理会有义务最充分地利用其影响力来帮助解决联合国致力于解决的各种危机。

国际社会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在实地部署的维和人员数目不能无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必须与非洲人密切合作，在每一个具体国家中确定一种真正的撤出战略。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科特迪瓦——进行额外但临时的投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样做有助于加快解决危机的话。在所有情况下，安理会必须对它在一个特定危机中所作的各种承诺有全面和长期的认识。

我必须提出一个与我们所有人有关的问题：在维持和平行动中防止性虐待的运动。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但我们的集体努力必须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扎伊德王子的报告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有用的贡献。它应能帮助我们打击这种祸害。

最后，我回顾，几名联合国的士兵本月在非洲履行其职责时丧生或严重受伤。这种牺牲反映了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那些维持和平士兵作出的持续的承诺。我对他们表示敬意并赞扬根据安理会的任务规定为和平服务的所有人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卢森堡代表发言。

比希勒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申请国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稳定和结盟进程成员国和潜在申请国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及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加入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和挪威同意这个发言。

先生，欧洲联盟感谢你组织今天的辩论。这个辩论使我们能够集中讨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非洲层面。本月，安全理事会几乎每天讨论了非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有很多理由需要这样做。非洲的大片地区继续处在武装冲突中，损害了整个非洲大陆的长期稳定，更不用说这种冲突给非洲各国人民带来完全不必要的苦难。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服务的 65 000 多人中的绝大部分部署在非洲。正在苏丹部署一个新的特派团，同时将在最近的将来加强或批准其他特派团。

欧洲联盟认为，促进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这是实现持久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非常重视我们与非洲和非洲人民的多层面合作。在 3

月 22 日和 23 日布鲁塞尔会议上，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强调了非洲在 2005 年的特殊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强化联合国、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之间伙伴关系范畴内在预防、解决和处理冲突及其根源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无疑会加强安全理事会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正如被派往布隆迪和苏丹的非洲代表团所证明的那样，新的灵活协作模式经证明在这方面非常重要。

此外，欧洲联盟认为，除了协作与实际合作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体制联系应该得到加强，尤其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鉴于非洲冲突为数众多而且日益复杂，此种体制联系应该通过利用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相对优势及其对联合国系统的补充作用，最大程度地提高国际社会努力的效力。在此，欧洲联盟感到高兴的是，在 2004 年 11 月 19 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04/44）中，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探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合作的新途径。

在成立后不到三年，非洲联盟作为代表非洲大陆利益的可靠与合法对话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非洲联盟一直承担责任，领导解决长期困扰非洲的众多武装冲突中的一些冲突。它最近为稳定达尔富尔局势而作的努力就表明了这一决心。

作为 2004 年 7 月 20 日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稳定进程中合作问题的主席声明（S/PRST/2004/27）的直接延伸，欧洲联盟坚定决心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对话，建立体制联系，并制定一项业务方案，尤其是在和平与安全方面。

2004 年 11 月，欧洲联盟通过了一项关于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的行动计划，确定了实际办法和途径来帮助非洲各组织建立自己的预防与管理冲突的能力。除了人力和财政方面的支持外，欧洲联盟为非洲的大多数和平与调解进程提供了后勤、技术与政治支持。欧洲联盟成员国的军事观察员正在参加联合国在非洲境内的所有维持和平行动。我们为非洲联盟或次区域组织所批准和领导的一些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支持。为了加快对这些行动的财政支助，欧洲联盟应非洲联盟的要求，设立了非洲和平支助行动基金。这是一个资金总额达 2 亿欧元的发展机制，从 2004 年 6 月起开始充分运作。

最后，我要简要地提到，欧洲联盟认为安全理事会需要在四个具体领域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防止武装冲突和人类痛苦的长期存在。首先，我们必须制止有罪不罚现象。第二，武器禁运必须得到更严格的遵守。第三，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泛滥必须加以扼制。最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必须得到有效支持。

在非洲实现进展的责任首先在于非洲大陆的领导人和非洲大陆各国人民，但我要重申，欧洲联盟主张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扩大彼此协作，尤其是在国际和平与集体安全领域。欧洲联盟准备加强它与非洲联盟的关系，以便在非洲自主掌握自身命运、充分与全面合作、平等和合法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战略与体制协作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发言。

帕卡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感谢你召集这次总结会议。我们尤其高兴的是，为这次总结会议挑选了一个很合适的主题——安全理事会工作所涉及的非洲事务。在本月份，安理会工作方案的重心有着很浓厚的非洲色彩，反映了安理会希望确保那里的普遍和平与安全。

印度尼西亚非常支持这一进程，它鼓励安理会不要松懈它的努力。我们必须始终认识到，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和平。安理会在为非洲和平而开展艰苦努力的同时，也在非洲的发展方面作了果断而急需的投资。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鼓励安理会与非洲联盟和非洲各次区域组织继续开展合作。

仅在本月份，安理会所讨论的议程项目中就包括了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索马里问题监测组等议题，此外还有关于非洲各冲突的大量情况介绍、报告和声明。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出我们的工作量有多大。在这方面，安理会为促进该大陆和平而作的努力值得赞扬。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有一项坚定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必须积极地推动非洲的民主与发展事业，而这与安理会注重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是相联系的。通过侧重探讨从有关冲突以及停火和一些和平努力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联合国能够将非洲的一些困难局势转变为引人注目的成功事例。无需指出，通过帮助实现和维持和平，安理会将在这方面为我们指引道路。

鉴于有关非洲的许多问题是交叉关联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非洲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之间也存在此种合作。记得，两年前，各会员国在大会热烈欢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并承诺为非洲的发展提供支持。

就在本月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中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远未达到”（A/59/2005，第 11 页）大多数千年发展指标。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对于非洲的此种重视态度，应该在国际社会内部继续下去，以便确保在整个非洲大陆实现发展方面的进展。

印度尼西亚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实现非洲的发展和其他梦想。在所有这些年之后，我们依然致力于非洲大陆的和平与进步。我们持续提供维持和平人员，最近还向联刚特派团派出了维持和平人员，这便反映了这一点。

最后，我要指出：印度尼西亚珍重它同非洲的关系。自从 1955 年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以来已经过去近 50 年。随着发展中的南方各国之间合作与团结的这一体现成熟地进入其第二个 50 年，印度尼西亚下月将在万隆和雅加达主办一些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而再次表达亚洲与非洲的团结、以及我们对非洲各国——大多数在万隆会议后获得独立——的问题的密切认同。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再次表示，这次总结会议要具有任何意义，就非常需要继之以简短和准确的报告，详细说明各国代表团的普遍和具体关切并提出各项行动建议。这是避免使其变成一次毫无意义的仪式的唯一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对印度尼西亚最近的地震表示慰问，它使我们所有人悲痛不已。我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向其政府转达这一慰问的表示。

津苏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举办这次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中非洲层面的公开辩论。你提出这一倡议尽管不意外，但却给你带来荣耀。

《宪章》中阐述的本组织的目标，可以归纳为和平、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联合国成立之后，非洲立刻成为其活动的焦点，是完全合理的。然而非洲几十年来却一直列在安理会的议程之上，主要是各国在独立以来一直受到很多冲突的影响，这些冲突正是成为该大陆在各个领域中落后的特点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非洲大陆与安理会之间发展出一种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关系。

安理会承诺在一些非洲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争取加以解决，运用它所掌握的干预手段，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安理会的活动与时俱增。安理会对非洲问题的专注成十倍增长，解决非洲危机的努力比过去更加有系统和迅速。不幸的是，非洲所提供的惨痛证据是：冲突如果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代价。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更尽力防止非洲的冲突。安全理事会因而要积极主动，而不是做出反应。

联合国应当更深入地检查冲突的根本原因。为了防止非洲的冲突，应当更多地注意鼓励民主和善政在该大陆各国生根的最佳方法。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在这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冲突后重建的责任首先是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责任，当然要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今天的几个非洲国家就是证明。应当发展同这些机构的更大协作作用。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专家小组建议成立的缔造和平委员会，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些冲突除了对非洲人民的直接破坏性和广泛的影响之外，还造成了间接的影响：保健和教育制度的恶化或摧毁；像艾滋病毒这种疾病无情的蔓延；农业被抛弃；经济增长和投资缓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出现。

安理会应当在必要时，不管联合国决定在哪一个阶段予以干预，都更积极和更开放地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展开更大协调与更密切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使维持和平任务变成多层面行动的积极事态，这些行动对它们所处理的危机的日益复杂的特点做出了更有效的反应。

作为对其外交努力和维持和平人员的部署的补充，安理会应当精心调整它利用制裁的方式。诚然，这一手法在对付安哥拉的安盟和利比里亚革命联合阵线中表现出其作用，在这些情况中制裁是有目标的，政治目的是明确的。独立专家小组必须继续定期评估和监测制裁。然而，我们应当更深刻地考虑如何确保对武器禁运、特别是对轻武器的禁运、以及对旨在消除冲突根源的个别制裁的更广泛遵守。无论在哪里展开联合国的行动，它都应帮助确保制裁得到有效的执行。应当照此拟定其任务规定和接战规则。应当更多地支持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禁令这种行动，它目前正变成一项公约：这也会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安理会特派团和国际调查团的经验，表明它们是如何有用，我们欢迎安理会打算继续采用这种手法。

对于安理会同非洲各区域组织之间的互动，我们必须确保同非洲区域冲突处理机制的协调。这种协调可通过定期的活动报告和信息交换网络而完成，这会向安理会提供可靠和及时的信息以促进迅速决策。

如果预防努力失败，我们就有责任保护平民；这在非洲是最紧迫的。由于冲突和危机而已经经历痛苦的人民，应当获得足够的国际帮助，以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并保护他们免于战斗人员的暴力行动。安理会应当争取在促进国际刑事司法方面异口同声，这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有效手段。安理会还必须更持久地关注被遗忘的危机。安理会应该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密切的协调，即使有必要继续明确区分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行动也在所不妨。

安理会必须克服某种犹豫不决的心态，大胆采取行动阻遏对平民施暴的肇事者。我们应该扬弃处理冲突后局势的线性办法，而应促进采取全面办法，通过完全井然有序的步骤，把预防和解决冲突同建设和平联系起来，因为经验表明，线性办法会导致瓶颈，带来真正风险，从而削弱我们管理和以协作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的能力。我们应该鼓励国际社会干预步骤的和睦联系，以便成倍增加使用资源的效力。应该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视为推动社会经济变革，促进有益正规经济发展，从而协助经济复兴和可持续发展的杠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贝宁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巴哈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及其代表团以出色方式干练指导主持安理会。我们还赞扬主席巴西就三月份安理会工作的非洲层面召开本次总结会议。聚焦非洲反映了安理会对其非洲工作的重视。我们讨论非洲问题完全恰如其分，因为安理会至少三分之二的工作都涉及非洲。仅本月份，在月度方案的 30 次排定会议中，就有 19 次会议同非洲有关。

我们选择谈三点来强调安理会在非洲的工作。

第一，安理会对非洲的大部分参与都涉及维持和平行动。我们借此机会感谢秘书处努力促进特派团之

间的合作，维持和平行动部在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工作尤为如此。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继续彼此积极合作，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和联合国布隆迪行动也是这样。这种特派团之间的合作对合理最大限度利用驻地资产必不可少。

我们的第二点涉及安全理事会在非洲的行动。一个国家内的问题大都相互关联，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尽可能全面。例如，鉴于应在更广泛的和平进程范畴内处理制裁问题，因此不应分别审议政治问题和制裁问题。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安理会的产出，例如决议，应尽可能范围全面。

在这方面，为了对贝宁代表刚才表达的观点表示赞同，制裁决议的历史表明，它们并没有导致立即充分遵守。建立制裁和实施制裁之间总是有差距。安理会这方面行动的效力归根结底是尊重安理会权威的问题，当成员之间对就某一安理会行动发生分歧时，这种尊重就会削弱，发出的信息就模糊不清。

最后，我要泛泛谈一谈安全理事会应特别注意的非洲局势。非洲有两种死亡：一是死于民兵造成的刀伤和政府违反武器禁运，二是死于疟疾、脑炎、麻疹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些数字十分庞大：刚果民主共和国有 380 万人死亡，苏丹 200 万人，达尔富尔 20 万人，北部乌干达 10 万人等等。因此，非洲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区域的更为突出。

安全理事会应该在审议非洲问题时铭记，安理会试图处理的非洲现况基本上是殖民主义界定的，确定边界时没有充分顾及实地存在的种族、文化、部落和其他动态。我们认为，安理会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也应成为国际外交接触和压力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同时顾及实地历史与现实。

科努津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非洲问题不断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表明国际社会对非洲目前困难局势深感关切。我们欢迎巴西代表团主动非常及时地审议安全理事会非洲议程上的各个项目。我们也欢迎安理会非成员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安理会透明度的范例。

非洲最近事态发展表明，防止内部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加强法制和发展民主与善政。必须向非洲各国的合法当局保证，其邻国、区域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不会支持违宪更换政府的任何企图，也不会帮助非法武装团伙通过分裂国家或破坏经济实现其政治目标。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最近采取果断行动，恢复多哥宪法秩序。这再次表明， 在许多情况下，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更贴近事件，在冲突局势的报警和解决方面具有优势。

就解决非洲冲突——乃至非洲以外冲突——而言，我要强调指出，为了改进安理会的决策进程，必须同部队派遣国进行协商。我们在审议有关修改维持和平任务、模式、特别是部队规模和人数等项目时遇到困难，这决不是什么秘密。我们现在在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看到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这项工作中依赖秘书处的军事专长。但我们要征求部队派遣国的观点和评估意见，它们的特遣队直接介入了行动地区。目前安全理事会举行有关非公开会议的做法不尽合理，部队派遣国代表团通常对此都非常消极。我们提议，考虑到安理会先前在这方面的决定，能否再次考虑回过来讨论这项议题。

安理会对非洲目前冲突局势的审议表明了在过渡时期解决问题面临的最大困难。我们有停火协定或和平协定，但却没有得到执行。成立了过渡政府，但是它们却接二连三地垮台。为政治进程制定了时间表，但没有得到遵守。执行立法的活动缓慢。选举期限遭到有系统的违反，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执行工作面临困难或是完全遭到阻碍。有罪无罚的情况造成对人道主义法的反复大规模违反。

我刚才提到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科特迪瓦、苏丹、利比里亚、布隆迪和其他地方的局势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冲

突国家的脆弱局势可能再次恶化为公开的武装敌对行动。

显然，冲突各方对执行协定和相关义务承担首要责任。但是问题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明确规定优先事项，以便把一系列最为广泛的国际因素——会员国、区域组织、联合国机构、国际捐助者、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协调下，纳入解决过渡时期困难问题的方法之中。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全面和复杂的方法，我们才能确保长期解决非洲的复杂危机。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对执行制裁采取高度负责任的方法。今天有几个代表团已经提到这个情况。事实上，我们在制裁的选择、执行的时间和针对目标方面也应当谨慎。我们不应忘记，一旦我们建立一个制裁制度——特别是武器禁运——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以有效机制确保其执行，以便不损害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威信。俄罗斯联邦在昨天解释其对安全理事会有关达尔福尔决议的投票时详细说明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冈比亚代表，我请他发言。

格雷-约翰逊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扬你倡议召开安理会本次公开会议，讨论一个不仅对非洲，而且也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非洲大陆在许多方面对国际制度提出挑战，尤其是多年来发生的众多冲突。因此，毫不奇怪，安理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处理非洲的冲突、和平与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停下来总结一下，并决定新的前进方法。

非洲大陆如此经常暴发冲突的事实确实令人担忧。必须对这些冲突的前因和起因进行特别的分析，以查明共同的特点，以便从根子上解决根源。确实，目前正在就全球冲突的广泛根源进行辩论。现在需要把精力特别集中在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科特迪瓦、苏丹和其他地方的非洲的特异之处。

一些冲突已经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如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另一些冲突陷于“不战不和”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还有一些冲突方兴未艾。必须查明这三个种类的国家中的共同之处，以便吸取教训，帮助我们为非洲冲突开出更加有效的解药。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认知安理会采取的重要的主动行动，它们对冲突局势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为限制西部非洲小军火和轻武器扩散采取的措施特别值得一提。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这些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也许最终导致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的一项国际公约。

安理会在阐述小军火倡议方面确实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进行了良好的配合。它在调解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局势时也进行了同样的配合。在非洲其他地方，我们看到同区域和次区域机构进行的这种配合为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带来了极大希望。也许应当更加有系统地应用这一策略，不仅在解决冲突方面，而且也在建设和平和预防冲突方面。

需要更加关注冲突后的干预行动。必须更好地设计、规划和资助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便使其产生持久效果。此外，认识到非洲多数冲突具有很大的次区域层面，应当考虑到在次区域基础上发展这种方案的必要性。

某些冲突局势暴发的方式表明，安理会应当更加积极地处理正在发生的冲突局势。我们必须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以及我们的反应能力。首先，安理会必须能够进行干预，在冲突爆发前加以制止。必须寻找方法在发生暴力之前让对手参加对话和谈判。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定期进行这一工作，使我们有机会评估我们的努力，以便提高我们调解非洲大陆冲突的影响和效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冈比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索马里代表发言。

哈希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中非洲层面的本次总结会议。我们祝贺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这表明贵国代表团和贵国对非洲问题的重视。我也谨借此机会对成立安全理事会非洲冲突预防和解决问题特设工作组表示赞赏，它将成为讨论非洲冲突的一个有用的论坛。

由于认识到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有利于有关国家的长期利益，国际战争明显减少。在国际关系中尊重国际法准则的国家的这种认识，促成了这一数量的减少。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赞扬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目睹内战发生频率的急剧上升，尤其是在非洲。这些冲突的根源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们可以指出其中一些共同点：不发达状态和贫穷；权利和国家财富分配不合理；缺乏善政，在多数情形下，这导致极权统治和侵犯人权的行为；邻国谋取自身利益，这造成无法控制的不稳定局面循环；以及武器流通和不遵守制裁措施，特别是不遵守武器禁运措施。如果国际社会及时和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像在我国——索马里——出现的那种冲突局势是可以避免的。

国际社会解决某些冲突的努力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处理其他冲突的努力则无法解释地失败。我们承认，安全理事会肩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诚实地向自己提出问题，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冲突的人的因素，而不一定要从联合国会员国战略利益角度看冲突。

在什么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才会严肃处理非洲的冲突局势呢？是什么因素促使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预防和/或解决冲突呢？是安理会根据《宪章》承担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吗？难道就像在我国——索马里——那样，就像在内战方酣以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吗？是否必须有大国与冲突国家具有历史联系、或者必须有经济或其他战略考虑？或者说，必须兼有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或所有问题？应该承认，不可能有统一的做法，不可能有商定的模式。但我要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对非洲不同冲突有不同的反应方式。

最近的历史显示，如果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主持解决冲突的努力，那么，支持干预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加。但是，如果像我国那样，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主要“主持国”，那将怎么办？让我们看看索马里的例子。联合国估计，在内战期间，有 50 万人死亡，15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或者流落各邻国的难民营，120 万人散居国外。因此，死亡、流离失所、流落难民营或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总数达到 320 万。在像我国这样的冲突中，要等到多少人死亡、流离失所或妻离子散，安理会才会严肃处理这个冲突？我敦促安理会各成员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处理非洲各冲突的另一个因素是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日益发挥作用。应该承认，提高这些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欢迎的。“索马里—卢旺达症候群”促成了这些特别安排，根据这种安排，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根据《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采取行动。事实上，1997 年以来，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不足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的一半；多数维持和平行动是由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开展的。区域行为者抛开他们在冲突中的不同利益，同意团结一致地解决冲突，这将提高成功的几率。在这方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然而，虽然这听起来不错，但仍然存在某些限制因素，这些因素严重限制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干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对需要开展执行和平和维持和平行动的冲突，缺乏足够的军事能力；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和后勤支助；开展执行和平和维持和平行动的体制能力不足；区域或次区域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以及不能与制裁制度合作，尤其是不能与包括武器禁运措施的制裁制度合作。

非洲联盟努力创造在非洲冲突中部署行动的必要能力，必须支持和加强这些努力。国际社会必须提

供必要的资源，创造和加强在非洲各冲突地区部署行动的必要能力。

我敦促安全理事会平等地重视和处理所有冲突。我相信，安理会将继续履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表达的友好之辞。

芬德里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一般而言，关于在安全理事会举行一般性主题辩论是否有价值，我国代表团略感怀疑，我们更愿意安理会集中精力，讨论在哪些方面可能对那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具体局势产生最直接影响。虽然如此，过去也曾经举行过主题辩论——例如，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构成的威胁、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法治的主题辩论，安理会花时间进行这些讨论确实是值得的。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天的辩论将被认为是另一次真正值得进行的辩论，将因此而被人们记住。

非洲问题占用的安全理事会时间和注意力超出比例。安理会授权为该大陆建立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动用了联合国维持和平分摊费用的大部分资金。我们——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必须尽一切可能，保证明智地安排和有效地使用所有人力和财力资源，这显然符合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包括接纳维持和平行动的非洲国家和为这些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非洲面临的挑战具有多面性，需要采取多面做法。在联合国非常深入地开展行动和进行大量投入的非洲国家——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以及行动和投入规模在日益增加的苏丹，通常的情形是，基础结构非常有限或者正在崩溃；涉及难民、国内流离失所人士和其他弱势人民的人道主义问题造成瘫痪性后果；施政机制被削弱或瓦解；以及经常看到的有罪不罚文化。

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这些国家的最大力量就是人民的毅力，是人民要求和平、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民主政治进程、和解和正义的集体愿望。安理会工作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帮助这些动荡国家人民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

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采取若干方法，处理非洲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努力永远都是大棒和胡萝卜兼容并蓄。有时，实施制裁的威胁就足以改变那些破坏和平事业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但是，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些个人并不抓住机会，改变应该受到制裁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必须愿意迅速实施制裁，对所有有关国家和当事方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使制裁措施产生效力。迄今为止，最多只能说，安理会在这个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

我们在非洲，尤其是西非和大湖区的经历一向突显该大陆许多持续冲突的区域层面。安理会和秘书处一直在探索更加协调地解决区域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区域战略，我们也许就能够扭转人员、武器、冲突和苦难跨越国际边界蔓延的令人不安的情况。

有效的区域战略可能促成真正的睦邻关系，以及合法贸易的积极流通，从而取代对资源的非法掠夺。显然，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在安理会本身，而且也要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合作。

让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介入将帮助国际社会以一种使地方更有可能接受和掌握的方式在非洲进行干预。随着地方自己的掌握，行动的成功就更有可能——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迅速部署文职和军事力量的能力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自己的国家一直参与若干此类方案，包括非洲应急行动培训援助方案、非洲区域维持和平方案、以及全球维持和平行动倡议。对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培训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将使这些组织在一个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将不断增长的时代里成为增强效力的因素。

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它机构、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必须着重注意的另一方面是防止国家重新陷入冲突的

问题：随着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其它地方，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又重新陷入冲突。高级别小组关于设立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值得认真研究。在维持和平人员圆满完成其任务之时，如果没有一个经过周密考虑和精心确立的进程来确定下一步怎么办，要做到维持和平简直就是一项代价太高、危险太大的事情。

在任何国家，冲突刚结束后的时期都是一个充满最大希望、又带着最大风险的时期。摆脱冲突的国家通常都有多余的战斗人员和武器，而且严重缺乏教育和正常经济活动的机会。成功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复员方案）是冲突后时期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安理会、捐助社会、联合国专门基金和方案、以及民间社会在冲突后国家的分机构必须协调其努力，以便让复员方案以学习来取代打仗，以有酬就业来取代偷盗，以宪法秩序来取代政治动乱。

非洲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巨大的，但我认为，我们本月份——在主席先生你的干练领导下——就苏丹、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以及索马里等问题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表明，安理会对付这些挑战的意愿也是巨大的。这是非洲人民应当得到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表示我们赞赏你、你的同事和贵国将安全理事会工作涉及非洲的方面这个项目列在我们议程上的首要位置。

今天的讨论将丰富我们的视觉，使我们能够听取来自联合国广大成员的看法。它将使我们能够发表意见，并得出结论，这将对安理会工作的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希腊完全赞同卢森堡常驻代表早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在 3 月份期间，如同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与非洲若干国家和平与安全有关的许多问题。这清楚地表明安全理事会对非洲的真正关注。

与此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它也证明非洲相当一部分地区继续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在某些地区，冲突最近刚刚停止；在其它地区，局势则非常不稳定，有可能再次导致冲突。非洲确实一直处于安全理事会关注和行动的中心。

非常扼要地描述其中某些问题可能是有益的，以便强调其共同特点，并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不仅有助于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而且也有助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好办法。

谁也不应怀疑安全理事会成员对非洲最大国家苏丹的严重关注，在那里，一场持续 20 年之久的战争夺去了 200 多万人的生命。通过授权部署一个由 1 万多人组成的联合国特派团的决议，是对有效执行《内罗毕全面和平协定》的积极贡献。它也燃起了真正的希望，即该协定将作为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的一个模式。卡尔富尔冲突的持续促使安理会通过一旦各方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就要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在达尔富尔所犯罪行不受惩罚的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问题上，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任务期限的延长让安全理事会有机会解决在处理两国分歧方面存在的僵局。

在科特迪瓦的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已决定加强武器禁运。单独的制裁措施尚未实行，以便让非洲联盟的调解努力有机会取得成果。随着安全局势的恶化，安理会成员当中已经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单独的制裁措施应当实行。

安全理事会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武器禁运的决议，以便更好地确定和加强其范围和执行。令人遗憾的是，禁运正受到有系统的违反，而且针对可能有助于有效和彻底执行禁运的各种不同因素，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最经常的情况是，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问题具有区域、乃至全球层面，而且几乎全都对非洲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因此，希腊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继续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当考虑某些共同的倾向。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到在我们关于非洲的工作中所出现的那些情况，其中包括如下。

首先，非洲联盟（非盟）已经以一个可靠和积极的角色出现。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因素，而且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已经证明是极为有益的。我们赞扬非洲联盟的行动。它已经以一个真正和平伙伴的姿态出现，承担责任，并且在处理影响非洲的许多冲突方面多次发挥领导作用。

在区域组织方面，我谨强调指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正在西非区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其它区域组织在非洲其它地区的作用，比如在东部非洲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在大湖区的三项区域主动行动、以及在南部和中部非洲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因此，安全理事会与所有区域组织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制裁是安全理事会在努力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个根本的手段。任何人都不应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急切希望实行制裁，或者它们轻易地实行制裁。应当极为谨慎地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顾及人民，应当确保其福祉。令人遗憾的是，违反制裁在非洲许多冲突中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不遵守制裁确实是一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以便制定并寻找使制裁有效、可行和公正的方式方法。

在有罪不罚的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原则上的原因，即维护法治和正义。它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实际方面，即对那些诉诸暴力来推动其政治议程者而言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而且它也是任何和平与和解努力中的一个必要因素。

不管国际社会作出多大的努力，人们还是经常觉得，除非安全理事会在干预的同时有长期的发展计划，否则其努力将是徒劳的。

当前暴力冲突既是造成贫困的根源、也是贫困的结果。因此，若要切实解决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必须解决所有这两个问题。正如秘书长和威胁、挑战和变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建议的，应通过建立建设和平委员会解决当前国际制度中的体制上的空白。我们认为，现在是落实这一想法的时候了。

最后，促进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安全，是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将继续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不是主要、重大的挑战的话。而非洲持久和平与安全反过来有助于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2005 年也不例外；相反，很多人表示，2005 年是非洲年。由贝宁担任主席的安全理事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取得很多的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腊对我和我的巴西同事表达的友好之辞。

马希格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赏安全理事会巴西主席提出审查安理会的非洲工作这一值得欢迎的及时倡议。安理会本月期间用了很多时间讨论非洲 10 国问题，安理会进行这一评估是恰当、也是健康的。进行这一评估采取的透明方式，无疑将丰富安理会致力于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工作。这对今后是非常有益的先例。

主席先生，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下处理非洲问题，继续说明预防冲突在冲突管理方面的重要性，而冲突管理包括了发展、民主化、预警制度、人权和法治领域的体制能力建设以及协助区域组织进行调解努力等诸多因素。

有效的预防需要联合国整个系统在秘书长领导下，与多边和双边的行为者合作进行参与。此外，冲突管理方面的经验显示，安理会不能仅仅关注预防外交和维和行动特使命的成效，也需要更多关注作出长

期的努力，帮助像几内亚比绍等国家加强有利于和平和民主稳定的持久结构。

有证据说明，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最有可能在签署和平行动后的 4 年里重新回到暴力的不稳定状态。非洲的很多和平进程正处于或接近这种状态。这说明，安理会应认真考虑如何帮助非洲和正经历微秒的过渡进程的国家避免在作出很多投资后再次发生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应该推动由威胁、挑战和变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提出、得到了秘书长认可的建议，使建议能够很快得到通过并付诸实施。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非洲人，我们认识到建设和平和预防冲突的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即使是在战争和内乱中，仍然存在着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正如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所证明的，非洲及其领导人在这一时代建立了共同的看法和承诺。然而，非洲若要取得成功，国际社会、联合国以及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都应继续成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伙伴。

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冲突管理中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同结果一样重要。奈瓦沙安和平进程转变到北南和平协定后，大家非常盼望能就苏丹南部的维和特派团采取行动。达尔富尔复杂的局势给安理会的成效提出和严重的挑战，同时也说明，安理会如果不能及时对演变中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悲剧作出反应，就有可能被视为犹豫不决和无能为力。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安理会如果无能为力就会丧失它的信誉。

同样，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是对话、相互尊重和寻求协商一致。寻求协商一致常常被指责为造成惰性，但团结的好处是力量和信誉。尽管复杂的问题不会有快捷的解决办法，但威胁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相互联系的这种性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对可能的冲突局势或实际冲突局势作出反应时既要表现紧迫性，也要表现出团结一致。

正如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贫困造成的一样，贫困和在社会和经济上遭受排斥加剧了暴力冲突的危险。安理会实行的冲突后战略，应该设法打破贫困、冲突和欠发达的恶性循环。有些成功的例子是安理会可以引为骄傲的，例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例子。在指导安理会同非洲及其人民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方面，也存在着令人鼓舞的迹象。

首先，尽早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必须缩小预警和行动之间的差距。其次，应鼓励探讨和加强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及其各机构以及各区域组织之间和平与发展伙伴关系的必要性。第三，在发展和预防冲突中注入相辅相成的办法，不应被视为是扩大安理会的任务规定，而是应被视为加强安理会在与其他联合国机关和有关伙伴合作方面的任务规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表达的友好之辞。

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发言。

哈沙尼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出色地担任安全理事会 3 月份的主席。我还感谢你主动召集关于安理会本月审议情况的总结会议，并让非安理会成员国家能够表达看法，特别是就安理会工作涉及非洲的问题表达看法。

我国代表团高度重视通过加强联合国各机构、方案和专门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非洲预防冲突，以期解决非洲冲突的社会和经济根源。

关于预防冲突，我国代表团还要强调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重要性。尽管我们表示支持所有国家都有权为了正当自卫和安全的需要进口、生产和拥有这种武器，但我们认为，非法轻武器的扩散是和平解决争端的障碍，并造成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希望定于 2005 年 7 月举行的各国审议《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会议能够产生有益的

成果。根据这些原则，我们认为，联合国会员国应谋求成功完成就拟订一份使各国能及时可靠地查明和追踪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进行谈判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审议工作。

我们赞赏维持和平行动部作出不懈努力来处理非洲的紧急局势。会员国和秘书处之间的密切合作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能力，但这种努力本身将不足以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除非所有行动者与合作伙伴都适当调整其行动。

在这方面，突尼斯支持通过秘书处、安全理事会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协商机制来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性协商，以使会员国能够以完全和经常的方式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局势。今后将有必要对部队派遣国的关切给予更多的考虑，它们的意见应不仅仅是咨询性的。

突尼斯代表团认为，联合国根据《宪章》第八章与区域组织进行的合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再次强调它关心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为了加强后者的机构能力。

非洲目前是部署在全世界的3/4的蓝盔人员的所在区域。非洲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作出的努力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大的支持。我们认为，最近为制定一个区域冲突预防政策而成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将会对非洲国家给予很大的帮助。

然而，为加强非洲国家的集体维持和平能力而作出的国际努力并不免除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集体义务。《联合国宪章》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在索马里开始的和平与和解努力，并完全支持在这里表达的关于需要对那个国家的局势给予应有的关心的意见。我们呼吁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承担其在这个兄弟国家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我们强调，一个维持和平特派团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和平。只有我们处理冲突的深刻根源问题并为长期建设和平活动创造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才能够建立持久和平。国际社会必须为此目的作出一致努力。正在讨论的建立一个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注意。

虽然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冲突，但我们承认，针对一些极端的局势，需要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而实行制裁。然而，考虑到日益频繁地使用制裁手段的趋势往往主要影响到非洲国家，我们要强调，安全理事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来行使它在这个领域中的专有权力。

突尼斯对它属于非洲感到自豪，并特别关心任何能够有助于缓和该大陆的紧张局势和解决冲突的措施。自从 1960 年以来，我国参加了刚果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并且目前正在参与非洲的四个此种特派团。我们准备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继续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解决非洲问题首先是非洲各国本身的责任。然而，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也必须继续充分发挥其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洛佩斯·克莱门特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巴西建议作为一次公开辩论举行这个总结会议。它是对旨在实现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更有透明度的必要和紧迫目标的努力作出的一个贡献。适当的做法是在今后系统地举行这种总结会议，让各国代表团讨论它们所关心的涉及安全理事会在某一个月中的工作的任何问题。

人们对非洲的困难生活条件和该大陆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谈了很多。今天的多数武装冲突发生在这个大陆，在几个国家中造成很多人死亡，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不能无视非洲危机的历史根源。因此，前殖民国家目前负有弥补它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的道义义务。同样，其特点为由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所强加的不平等现象的不公正和不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继续存在使所谓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这种巨大的不平等是造成以下情况的唯一原因：构成世界人口的大约 18.5%，其领土拥有全球自然资源最大储存的非洲人口只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1%和国际贸易的 2%。

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努力更好地了解非洲冲突，同时得到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非洲解决冲突机制的辅助。尽管如此，需要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和更系统的支持，因为这个区域资金不足，阻碍了在很多国家实现和/或巩固和平，例如在苏丹和索马里。

尽管有在各次辩论中表达的以及在很多决议中申明的看法，但在实际做法上，重点仍然放在对非洲冲突作出反应，而不是预防冲突。预防要求处理冲突的最深刻根源，例如贫困和不发达。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也就没有发展。

另一方面，为消除非洲冲突根源和实现对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巩固而有必要采取的很多措施显然不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而是大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因此，需要在这些主要机构之间进行充分的协调。

古巴革命自从其初期以来就执行一种在各个领域中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的政策。我们通过深刻的历史和友谊的纽带而与这个大陆联结在一起。古巴作为一个遭受封锁的，资源有限的，但拥有必要政治意愿的国家一贯与非洲国家进行了团结合作，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在这种合作的范围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在 18 个非洲国家中执行的共有 1 249 个参加者的全面保健方案。3 381 个参加者已经在这个方案的框架内提供了它们的服务。

同样，从 1961 年至 2003-2004 学年，共有 40 多个非洲国家的 29 876 名非洲少年从中学和高中毕业。目前，有 1 801 名非洲学生在古巴的教育方案中入学；这种学习完全是由古巴政府补贴的。我们为 2005-2006 学年提供了 427 项奖学金。

非洲不需要父亲般的关爱。它首先需要得到尊重和支持。它需要没有任何条件和干预的合作。非洲领导人和非洲代表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问题；没有人比他们更有能力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要援引古巴外长在最近一次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所说的话。他在谈到千年发展目标时说：

> “我们说过我们会关注非洲的特殊需要。但是，实际做得却很少。非洲国家不需要外来的说教或模式，而是需要资金以及市场和技术的准入机会。援助非洲不是一种慈善行动，而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一种偿还数世纪剥削和掠夺所导致的历史旧债的行动。”（A/59/PV.10，第 29 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国巴西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巴西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要感谢参加这次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3 月份工作总结会议的所有代表团。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鼓励这种力求增强安理会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互动并促进它们之间建设性辩论的做法，而且应该将它作为惯例。一方面，安理会能够因意见交换而大大获益。另一方面，广大会员能够听到影响和形成安理会决定的各种意见、构想和立场。因此，这是一种涉及到意见交换、透明度和问责的行动。

巴西代表团将“安全理事会工作涉及非洲的方面”作为议题的原因很清楚。非洲问题目前占安理会议程的 60%以上。1997 年以前，大多数联合国行动都部署在欧洲和中东，但自 1998 年起，在非洲开展的促成和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活动不断增多。

安理会 3 月份的工作高度集中在非洲问题上，这是与这一趋势相一致的。没有任何其他事项能够比此更好地借以评估或评价安理会的总体工作情况。

第二，我们挑选这个议题是因为我国与非洲大陆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一联系使我们尤其关心它们要求在和平、繁荣与安全之中生活的愿望与关切。巴西的非洲裔人口数目占世界第二位，其人数是除非洲之外最多的。

包括磋商和正式会议在内，安理会在 3 月份期间举行了 25 次关于非洲问题的会议：在 24 个工作日里举行了 25 次会议。这些数字使我们不难了解安理会专门花在非洲问题上的时间、注意力和资源，它们也反映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在处理非洲大陆冲突局势方面的极端关心。

然而，这一强大趋势也可能会被解释为完全是安理会在早期发现危机以及预防冲突方面效力不够所导致的结果。有人说，安理会必须从解决冲突的逻辑转变为预防冲突逻辑。巴西代表团支持这一转变。

安全理事会在非洲问题上的介入结果好坏参半，这应导致我们作进一步的反思。既存在成功事例，也存在冲突复发的典型事例。安理会可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获益，但同时必须承认，国际秩序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安理会还必须为一个持久的演变过程做好准备。我们绝不可停止质疑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我们的结构。安理会必须能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实现重大改进。

今天各位所作的发言涉及广泛各种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提到其中几个问题。一些代表团指出，必须在预防冲突和处理冲突方面开展更密集合作与协调，并以此为基础，加强与非洲联盟和各区域组织的协作。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了非洲冲突的根源以及将各种和平与安全努力同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必要性。各位代表多次提到了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体制性对话。一些代表团还确认需要开展其他的共同努力，包括公平贸易和发展援助，以及各国际金融机构、方案和机构在这方面扩大参与的问题。各代表团还提到最近秘书长在题为“大自由”的报告（A/59/2005）中提出的建议，尤其是涉及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一些代表团提出了这方面的具体建议。

在这次丰富的辩论中，各方还谈到了其他方面，甚至还有代表对安理会工作所涉非洲问题的总结会议这个议题本身作了评论，认为应该定期举行此类总结会议。

我国代表团打算在晚些时候提供关于讨论要点的总结。我们将很乐意把它分发给联合国所有会员。

我现在想作几点具体涉及巴西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的评论。首先，解决非洲冲突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以防止冲突爆发或复发，似乎是尚待整个联合国处理的首要任务。我们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进一步参与这项工作，尤其是通过设立特设工作组，例如布隆迪问题和几内亚比绍问题工作组。

但是，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平等参与的这些联合努力仍然需要有正式的体制框架和适当渠道，以便最大程度地提高其因应行动的质量。

我国代表团多年来一贯主张实行有关规则和程序，充分运用《宪章》第六十五条，以此探寻它的众多潜在好处。我们也迫切期待在联合国改革方面讨论有关设立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帮助将和平与安全目标同持久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我在安理会这里工作迄今已有 15 个月时间，其中有一个月时间是担任主席，因此我可以冒昧地说，这个机构需要新的思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处事方法增添新的内容，这当然就是说，应该有可持续性。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它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也不是短期的，因为在遥远的国家和省份部署着一个维持和平行动。不是，安理会始终肩负着保障持久和平的责任。

要想保障安全，并确保脆弱的和平进程能够蓬勃发展，那么军事行动是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同样也需要采取具体行动，使人们摆脱失望

和捞取眼前利益的恶性循环，从而促成可持久的和平。

国际社会——即我们各国——需要帮助提供其他出路。我们必须合作以建立稳定的和民主的机构，并照顾主要的人道主义需求。我们需要通过直接的援助减轻贫穷并提供教育，通过公平的贸易来确保发展和就业。只有冲突各国的人民感受到和平的红利时，冲突再次出现的概率才会降低。

其次，安全理事会内部的决策过程，会通过利用有关非洲冲突的第一手信息而得到大幅度改进。例如，安理会两天前听到了非洲联盟协调员代表关于科特迪瓦危机的简报，他们在安理会中提出了各种挑战的生动证据，而安理会正在争取实现促进该国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当然，安理会成员受益于秘书处以及安理会各成员提供的高质量的信息，这非常有用。然而，必须适当考虑到那些同正在审查的冲突之间有关联的国家的看法，以及它们对联合国行动所受的限制和可能性的特殊评估。也决不应忽视联合国与诸如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在非洲问题上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间经过扩大的合作。

在聚集决策手法方面，巴西代表团还竭力支持向冲突国家定期派遣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安全理事会的特派团为其成员介入它所处理的冲突的现实情况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安理会一直在非洲执行定期的任务，我们认为应当保持甚至增加这种做法。

同样，应当鼓励借用同非政府机构对话的替代方法，不管它们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是公民社会的地方代表。

维持和平行动与在同一地区部署的政治特派团的更密切合作，以及联合国在不同国家的各办事处和机构之间的协调，是维持和平方面的又一个近期和非常积极的事态发展，必须得到进一步支持和推动。联合国在西非洲以及在大湖区的各种存在，正展现出能够通过其协调的努力和联合的行动而获得的成果。

需要强调的另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在非洲展开的和平进程依赖于不断增强的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外交努力和军事部分，从而表明非洲各国对非洲内部解决办法的坚定和日益有效的承诺。然而，我们不应指望该区域提供它维持和缔造和平所需要的全部资源。更广大的国际社会必须做自己份内之事。

在这方面，我们还认为，如果安理会要依靠非洲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非洲的利益和总体的看法均应得到更多的考虑。巴西支持关于给予非洲区域集团两个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建议，欢迎这种前景的出现。

第三以及最后一点涉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极度重要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把肇事者绳之以法的主要责任属于地方法院和法庭。然而，在一些情况中地方机构没有能力进行调查和起诉，在另一些情况中针对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可能会受到犹豫不决的当局的妨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指望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它具有国际地位、常设机构和权限。

随着两个调查进程已经展开，另一个正在考虑之中，国际刑事法院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工具，因此将大大促进国际安全。该法院的完整信誉最终同其普遍性直接成比例。因此，我们鼓励尚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加入该规约。

最后，我要感谢参加本次辩论的各国代表团，尤其是非洲的代表团。它们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以及它们建设性的发言，大大增强了这次重要辩论的活力。我当然希望这些发言中很多丰富和明晰的设想，将对本组织的所有成员提供精神食粮。

联合国正濒临重要的改革。它应当吸取其大多数成员的看法和意见，使自己更有能力应付国际领域中不断变化的挑战和威胁。

我现在恢复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名单上没有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1 时 20 分散会